

遗爱记

蓝白色 著

既然遗忘那么难，她又怎么舍得放弃？
终拿流年，乱了浮生。

遗爱记

蓝白色



遗爱记

蓝白色 著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遗爱记/蓝白色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1.4
ISBN 978-7-5125-0195-9

I. ①遗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31554号

遗爱记

作 者	蓝白色
责任编辑	宋亚珏
统筹监制	葛宏峰 何亚娟
策划编辑	何亚娟 朱 菲
美术编辑	徐燕南
市场推广	张 蓉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	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开 本	710×1000 16开 19印张 410千字
版 次	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25-0195-9
定 价	28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传真: (010) 84257656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

第一章	戒爱记 / 5
第二章	好女人上天堂，坏女人走四方 / 21
第三章	情人 / 43
第四章	小团圆 / 66
第五章	红玫瑰与蚊子血 / 81
第六章	生活在别处 / 97
第七章	二三事 / 120
第八章	一纸婚输 / 147
第九章	友谊万岁 / 162



第十章 第一最好不相见 / 184

第十一章 伤城 / 205

第十二章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/ 231

第十三章 破镜 / 256

第十四章 遗爱记 / 273

番外 冉洁一：许我一生相思意 / 294



第一章 戒爱记

我希望我知道如何戒掉你。

——《断背山》

半夜时，她醒过来。

在这个没有暖气的房间，赤裸着背脊靠在身后硬朗的胸膛前，并不觉得冷。

刚才做的太激烈，她浑身酸疼，在男人臂弯的桎梏中转个身，有些艰难。

他身上味道繁杂，烟草，酒精，还有……她的味道；时颜将下巴垫在他宽厚的肩头上，轻嗅。

曾经略显清瘦的身躯如今已变得强壮，下颚线条也更为锋锐，眉峰蹙着，眉宇中的情结，是一把温柔的刺刀。

唯一不变的是他的眼睛，墨黑墨黑，即使是在刚才那样痴迷而狂热的纠缠中，瞳孔里依旧带着沉沉的、压抑的光。

连她都讶异，自己对他的一切竟记得这么清楚。

事实证明，五年时光，远不够她用来遗忘。

时颜亲吻他的唇，并开始思考他醒来后自己第一句话要说什么。

静谧空间中有他微不可闻的呼吸声，也许她该奢望时间停在这一秒，可他的手机蓦然发出振铃声，原本的安静就这样碎了一地。

时颜动作灵敏，手机响了两声就被她按断。

黑色iPhone进了条短信，署名：洁一。

时颜本无意窥探，可就是这么鬼使神差的，看到这个名字，手指就失控。

点开来看，内容简短：我两点的班机到上海，还没睡的话来接我。

洁一，洁一……

她之前见过这个叫冉洁一的女人，匆匆一面，在他的办公室外。那女人似乎是来辞行，离开办公室前在门口拥抱了他。

当时的时颜，远远望着他脸上现出的难得笑容，死死捏着文件，自己冷笑。那一刻才意识到，也许在她还痴心妄想着自己是无可取代的时候，早就……被取代了。

反观他们现在，这一地、一床的凌乱……

那他们现在这样，又算什么？

夜未央。

池城翻了个身，睁开眼睛。

床头亮着的台灯是房间里唯一的光源。这个女人就坐在床边，见他醒了，凑过来。

池城先看到她面无表情的脸，他一时有些晃神，然后才看到她手里拿的文件夹。

他目光一黯，即刻便恢复千山暮雪般的一脸冷色。

他坐起来，她笑起来：“池先生，现在有空看看我们‘时裕’的合同了么？”

甚至连签字笔都一同送到他手中。

一室安静，他凝视了她几秒，突然发笑，“五年了，你一点都没变，还是这么……为达目的，不择手段。”

接过合同，没低头看半眼，手一挥，文件夹撞倒台灯，一声闷响后房内陷入一片黑暗。

时颜不置可否，黑暗中一双眸子很亮。

一如五年前，面对她的沉默，他又一次挫败，败得彻底……

池城在黑暗中穿衣离去，没有迟疑，半点都没有。

直到关门声响起，时颜才捡起合同，就此坐在地上，没再起来。

良久，她仰起头，终是一笑。

一方记忆。

一座空城。

时颜离开了这间小屋。

曾经租住的这里，有太多欢乐与争吵，一下子只剩下她一个人，静下来的时候格外让人害怕。

小心翼翼锁好门，差点习惯性地就要将钥匙放到廊檐的花盆底下。

这时才想起：他根本不会再回到这里，留不留下钥匙……无关紧要了吧。

坐在车里，回眸看那没亮灯的房间。

当初分手的时候以为自己很快就能放下，直到后来才明白，她把自己所有的快乐都遗落在了这座城池。

时颜脑子有点昏，车开回到家里车库时，看了看时间，凌晨3点多。

不料这么晚了，席晟竟还没睡。

“怎么还不睡？”

“怎么才回来？”

两人同时开口，席晟笑了，“我刚完成一幅汽车设计，正要去倒水喝。”

高大的年轻男子，穿着睡衣站在玄关，却是小猫儿一样的动作——揉揉眼睛，递上拖鞋。

她“哦”了声，换上拖鞋，回头就要进房间，被席晟拦下。

席晟上下打量她一轮，明显不一样，几枚衣扣都被扯掉了。

“去约会了？”

时颜掩了掩敞开的领口，摇摇头。腰酸疼，走不快，否则，一快走脚就有些不听使唤的席晟绝追不上她。

席晟下巴点一点她颈上的暧昧红痕：“裴陆臣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还是那，池什么的？”

她越是不回答，席晟越是笃定，扫一扫她肩：“都不错，都不错。”

不错？

时颜眉一皱。

如果我告诉你，就是他害你险些要坐一辈子轮椅，你还会觉得他“不错”？

话压抑在心里，没说出口。

到嘴边的，依旧是那一句：“在把家里债务还清之前，我不会想其他的。”

“你别这么……”

她烦得很，“如果你还想我有钱供你回南加州继续念设计师专业的話，现在就给我闭嘴。”

这臭脾气……

席晟自讨没趣，乖乖溜去厨房。

白色路虎在空无一人的道路上疾驰，路灯的光隔着挡风玻璃映在池城眼里，是旖旎却淡漠的光泽。

不觉越开越快，快到似乎不在乎车毁人亡。

五年，时光荏苒，什么都在变，唯一没变的只有这个女人，她还是知道怎样能最快让他动容，也最快让他动怒……

岔路口，红绿灯转换，池城回神瞥见，一个急刹，猛地停下。

被安全带勒得有些疼，他把领口扯开些，看到胸前一枚小兽一样的牙印。

那是自己在几小时前的痴缠中被她咬伤的。

想起当时，哪是做爱，简直是场战役，嘴巴、身体纠缠在一起，一波波情潮席卷，俱是血腥的味道。

这么多年，谁都当他无坚不摧，只有自己清楚，他的伤痕，每一道都刻着她的名。洁一曾告诉过他，同一个人没法给你相同的痛苦，当伤害重复，伤口会因习惯而麻木。

如果洁一说的是真的，那他现在疼痛何来？

思索良久，不得结果。

红绿灯换了几轮，他的车依旧停在路边。

终是笑出声来，而后笑容又一点一点落寞下去。

如果他不负责这个酒店工程，又或者她没有回国，没有走投无路到肯跟他再有交集，会不会如今一切都会不一样？

一瞬间，只是一瞬间，池城脑中冒出个念头：时颜，什么时候轮到我将你的感情践踏一遍，又一遍？

拨电话给许秘书：“联络时裕的负责人，叫他们明早9点带上设计图到金寰开会。”

他是温和的上司，此刻却语调冷硬。许秘书连声说是，池城挂了电话，降下车窗，手肘搁在窗棱上，吹点冷风清醒一下。

接到许秘书电话时，时颜刚洗完澡。

说是时裕拿到竞标名额了，别的情况许秘书也没多透露。时颜在电话里连道两次谢，搁下电话，折回浴室吹头发。

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时颜想，她还真拿自己换来了这次机会？

觉得有必要庆幸一下——

“笑。”时颜看着镜中的自己命令道。

然后她就真的笑了出来。

这下起码能睡个安稳觉了。

男人什么的，待她把时裕重新拉回正轨再去想……

时颜调了闹铃，几小时后醒来，一层一层的粉扑上去，勉强盖住黑眼圈。

在化妆镜里上看下看，又觉妆有点浓。

重化？

重化。起码要漂漂亮亮出现在某人面前。

时裕最大牌的设计师Chris跟着时颜去金寰开会。

缘由那次剽窃事件，时裕在国内外业界均坏了名声，加之这次竞标，时颜她们方案提得最晚，所以其余几家设计公司认定时裕构不成威胁，皆与她们保持距离。

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时颜也不是第一次体会，早习以为常。

会议进行得算顺利，池城在快结束时才出现，就简单说了那么几句。

他依旧西装革履，气场强大，依旧没看她半眼。

会议结束，时颜去了趟洗手间，十分凑巧，她在隔间里听到自己被人谈论。

“也不知道时裕用了什么手段，金寰世纪酒店的投标也染指。真看得出来那女的挺有两下子的啊。”

“你是说她……？”话顿在这一点，意味分外明显。

另一人笑：“哪能啊？没见刚才开会时池总监看都没看她一眼？我们总监对漂亮女人向来冷淡得可以……大老板人在苏黎世，也没空回来……”

时颜辨出了这个女人的声音——昨晚商务晚宴，裴陆臣原本的Partner。

洗手间不愧是八卦诞生的场所，时颜哭笑不得，不由忆起她刚回国那段日子，在跑北京的一个项目时，曾碰到大学同学。

她当时也是在洗手间，听到老同学谈论自己。

“我就说吧，那种女人迟早会有报应。”

“我一直就看不惯她，当初至于那么对池城吗，呼之则来挥之即去的，不就仗着他喜欢她？”

“那种女人，谁知道呢？看着挺清高的，对她那么好，她到头来还不是踹了全心全意对自己好的，跟个老头跑了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时颜犹记得，那次是她五年来唯一一次哭。躲在洗手间的隔间里落泪，肝肠寸断，悄无声息。

因为直到那一刻她才明白，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。

此刻的时颜，听着那两位“池总监”“池总监”地叫，意气风发地推开了隔间的门。

洗手台前的两个女人从镜子里看到时颜时，那一刻的表情变化着实精彩。

时颜慢条斯理地走过去洗手。

对于女人，美貌与气场均为奢侈品，此刻却被她娓娓道来——

时颜只是在镜中对着这两人微微一笑：“上班时间乱嚼舌根，你们上司知道了会不会炒你们鱿鱼？”

二人被噎得一个字都说不出。

时颜看看镜中自己无暇的妆容，刻意拨一拨头发，“我跟你们上司熟，要不要我去他那里，也嚼回舌根？”

虽不解气，但起码吓得两人再没敢开口，挑眉觑她们一眼，时颜心情转好，到楼下餐厅补吃早餐。

没坐多久，就看到害她方才遭人诟病的罪魁祸首——

在这寸土寸金的CBD区，金寰占了写字楼39至顶层，这位裴二少开的那间玩票性质小公

司，在24楼。

遇到他总没好事，时颜用餐巾印印嘴角，正准备起身，裴陆臣已经拉开她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，一副巧遇她的模样，“昨晚我可是在会所里找了你好一个多小时。”

昨夜晚宴，专为庆贺金寰总部落户上海而办，时颜不能错过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能利用一回这交友广阔的裴二少。

“当时有事先走了。”她答得轻巧。

这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，寻常男人估计自此再不敢对她有丁点兴趣，偏偏这裴二少喜欢挑战高难度。

裴陆臣眉一皱，嘴角却是笑，“虽然你利用完我就把我踹了，可毕竟昨晚我们还跳了一支舞，我也算你的Partner，怎么能不打一声招呼就溜得无影无踪？”

时颜一时语塞。

她确实该说谢谢的，谢他请自己跳舞，让她成为全场瞩目——不，只是那个男人瞩目的焦点。

时颜手搁在桌上，恰逢此时，他手指状似无意地滑过她的手背。

时颜顿时打消说话的念头。

“真的没有发展可能？”

他身上有女人蹭上的香水味，时颜闻着头疼；隔不远的那一桌上，那女子还在往这边瞟，时颜冲那女子笑笑，扭头又对裴陆臣笑笑：“您觉得我跟个‘会走路的生殖器官’会有什么发展可能？”

“……”他像是真的无奈了，“……牙尖嘴利的丫头。”

时颜想着要怎么溜，正要把手机掏出来，就有电话进来。

“抱歉，接个电话。”

裴陆臣沉默地看着她离去，瞳光深深，表情有些晦暗。

时颜头都没回，自然欣赏不到裴二少难得的黑脸。她终于如愿离席，电话那头是Chris有些激动的声音：“我刚听到许秘书在讲内线，池总监要她把我们的资料送他办公室去，你赶紧过来一趟吧，估计有戏！”

41楼总监办公室。

池城在电脑上大致看了看时裕过去的设计成果，剽窃事件爆出之前，时裕还是有很多好作品拿得出手的。

手边是许秘书送进来的资料，池城取过来大致看了看，随后直接翻到最后一页。

看到法人那一栏“揭瑞国”三字，池城着实愣了几秒。

就是这个男人，带走了她……

内线电话开始响，成功地将他思绪拉回。池城勾起听筒切2线，这是秘书专线，可对方怎么也不说话，池城不得不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回话的却不是许秘书，而是冉洁一，笑吟吟地：“是我！”

池城听出她声音，神情一松：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……你，没收到我短信？”

“什么短信？”

“……没什么。中午一起吃饭吧，我在飞机上认识了个意大利男人，我约他一起，到时候你帮我参考参考。”

像小孩子玩游戏，明明只隔一扇门，两人却还用电话聊得欢，幼稚——时颜远远看着这个手执电话的女子，突然就冒出这个念头。

一部分脑子在鄙夷，另一部分脑子偏又不禁要猜他现在正说着什么，能将这冉小姐逗得笑靥如花。时颜是知道的，他平时寡言少语，可一旦认真哄起人来却总能字字温存……

笑靥如花的冉小姐终于放弃这无聊的游戏，挂了内线直接进办公室。

冉洁一和他见面其实也没什么多说的，见满桌文件，就知道他在忙。

池城话也不多，“哪家餐厅？”

“就在对面的Ti amo吧，电梯里挂了广告，听说新到的厨师手艺不错，主打意大利菜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忙，我走了。别迟到。”

见池城点头，她勾一勾笑，出了办公室。

冉洁一和许秘书还算熟，她其实给他带了礼物，一副钻石袖扣，怕他不收，冉洁一把礼盒给了许秘书：“晚上下班的时候帮我交给他？”

“冉小姐，你们可真恩爱。”

冉洁一但笑不语，看看时间，真得走了。

转身离去时，一眼便瞥见会客椅上坐着的那个女人。只是一瞥而已，冉洁一瞬间目光一黯，脚步顿住。

时颜明显感觉到这位冉小姐的注视，她原想等冉洁一走了之后自己再起身，可这女人偏就盯着自己不放，时颜只得礼貌性地朝她微颌首，起身走向办公室。

这道目光一直尾随着时颜，可时颜没回头。

金寰要建亚洲唯一的七星酒店，就算只能从中分一小杯羹，她的设计公司也能凭此一役，咸鱼翻身。

时颜很清楚，自己现在没时间风花雪月、顾影自怜。

餐厅的意大利菜做得很地道，趁新男友去洗手间，冉洁一赶紧问：“你觉得他怎么样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真是千篇一律的答案，冉洁一抽头暗忖，自己是不是该苦笑一声？垂眸想了想，实在笑不出来，“我上午在你办公室外头见到了个女人……”

池城似没听见，低头专心致志享用白松露。

“我好像在你的钱夹里见过她的照片。”

“我钱夹里没放照片。”没什么表情，回答也漫不经心。

“不是你现在这个钱夹，是那个，”他从来不是说话拐弯抹角的人，突然这样闪避起来，冉洁一有点应付不了，“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去瑞士度假，你掉过一个钱夹？你那时候都跟疯了一样，让工作人员陪着在雪场找了几天……”

冉洁一正说着，无意间瞥见意大利人正往回走，顿住，没再说下去。

这样刨根问底，连她都鄙夷自己。

午餐有点不欢而散的味道，虽然他最后依然微笑：“带你男朋友到处逛逛吧，等我这阵子忙完，一定尽地主之谊。”

池城近来昏天暗地地忙，金寰历来是稳扎稳打的经营团队，用地预审、环境评价、招投标都已经铺开，可工程前期诸多问题，还是令他伤透脑筋。

一个多月后才想起自己似乎还欠一顿“地主之谊”，打电话过去，冉洁一早已换了一任男友。

想劝劝她别这么放纵自己，可听她在那头语调欢快，池城也没多说。

刚挂电话，秘书的内线就打进来，提醒他晚上要请规划局的人吃饭，快到点了，得赶紧走。

饭局设在谭府，一轮酒敬下来，所有人都“哥俩好”，续摊的夜总会里多了美人做伴，喝的就更多。

池城从包房里出来，小姐竟也跟着出来。他揉着太阳穴摆手让她进去，自己三拐两拐到了僻静处，扯松了领带抽烟。

这是城中最大的夜总会，灯红酒绿，夜色旖旎，设在拐角处的洗手间都是黄铜把手，熠熠生辉。

周围夜夜笙歌，唯他孤身一人。

顿觉落寞。

静谧中，突然就有一抹身影，捂着嘴冲进洗手间。

时颜扒着马桶吐得很是凄惨，终于胃里不再翻搅，这才狼狈地站起来。

对着欧陆镶边的镜子愤愤咬牙，合同还没签，就喝了她8万的酒，“他妈的！”

骂过之后才不再那么肉疼，漱口补妆，喷一喷口腔清新剂，边低头顺着裙角边走出洗手间。一双锃亮的皮鞋出现在她面前。

鞋是好鞋，时颜没好气，头也不抬：“让开！”

对方没动，依旧拦着她的路。

时颜扶着额头抬起脸，一副要教训人的模样，嘴都已经半张开，待看清眼前人，却愣住了。

她反应倒快，愣过就笑：“好久不见，真巧啊。”

池城眉眼压得很低，眸光晦暗，上下打量她一轮——肤齿俱白，薄薄的嘴唇玫瑰色，黑色的裙，细腰封勾勒出腰线的曼妙，初夏季节，穿的未免少了点。

他越是冷脸，她越是巧笑倩兮：“对了，下周就要开标，如果中了，我一定代表我们公司请你这个大恩人吃饭。”

句句官话，说得时颜自己都觉得有点假惺惺。

在他的沉默中，时颜脸上的笑越来越挂不住，“不打搅你了，我也还有局，得先走。”

不知算不算躲过一劫，时颜转身的一瞬就撤了笑脸，却在下一刻手腕一紧。

很突然地被他抓住。

“你……”池城欲言又止。

“怎么？”她的尾音微扬，仿佛带着挑逗。

池城的面容恍若布着层雾，将真正的情绪藏得极深。他没说下去，松开攥住她腕子的手，递过来一个小塑料药瓶，“解酒药，你拿着。”

他的嗓音略有些清冷，眸中淬着黯黯的光，疏离又得体，时颜一瞬不瞬盯着看，无声地叹了口气。

这样的男人，真是美好，她原本以为自己戒得掉……

池城把药瓶放她手里就走了。眼睁睁看着他离开自己的视线，时颜脑中那根用以自持的神经“砰”地一声断裂。

“等等！”

池城背影一颤，竟真的停下。

却没有回头。

时颜快步赶上，短短距离却有种气喘吁吁的错觉。

穿着高跟鞋的她，身高仍只到他耳根，她仰着脸，正与池城低眸俯视的角度契合。连这种高度差，都能勾出时颜对过往甜蜜的记忆。

真是要命，她想。

“别对我这么好，你会后悔的。”

池城像是不明白她的意思，微微眯起眼。那是他遇到难题时的习惯动作，时颜没解释，突然踮起脚凑近他。

池城下意识退后一步。

他脸上晃过一丝局促，这女人观察到，竟肆无忌惮地笑开，池城想板起脸，可下一秒就感觉到湿热的气息喷在他的颈侧。

时颜在他白衬衫的领口处印下一枚唇印。很用力，唇印完整，鲜红欲滴。

她仰起脸直面他，眉梢眼角尽飞扬，都快带上点邪气：“看你回家怎么解释……”

这挑衅的女人！

心火突然上窜至头顶，池城也道不清自己在气什么。时颜正要退开，蓦然被他锁住腰肢，一下子撞进他的胸膛。

时颜胸口闷疼，犹不及反应，他另一手已托住她的颈子，不再给她半点空隙挣脱。池城居高临下地盯着这个招惹了他的女人。

下一秒，带着怒气的吻，烙在她唇上。

伴着他的酒气进入时颜口腔的，还有他强势却柔软的舌。

身后是墙壁，身前是他，同样的不可撼动，时颜的拳头抵在他胸口上，但没有阻力。

嗅着他的鼻息，仿佛回到当年图书馆的书架深处，他初次吻她的那个瞬间——时颜慢慢闭上眼睛。

还是老习惯，热吻后，他喜欢在她唇角细密地吮。

时颜反勾着他的颈，满足地险些要哼出声来时，却听见满含嘲弄的嗓音：“我女朋友正在出差，你要我回家向谁解释？”

这招彻底激怒了她，池城被猛地推开，趑趄几步才站稳。

“你混蛋！”

她气到声音都有点抖，反观他，却是笑得十分不屑一顾。

从来都只有他被她激怒的份，这回角色对调，池城还真不知要如何回答。其实他挺满意的，因为暂时不用看到她脸上虚伪至极的笑。

时颜冲回自己包房，暴发户老板正搂着个姑娘唱歌，满屋子聒噪，见她回来眼睛就放光，忙推推怀里那个，伸手招呼她：“小时啊，过来过来！”

时颜勉强弯出一点笑容，坐到他身旁刚空出的位子上，示意助手把她公事包拿过来。

“赵总，这是我们的合同，您签了这份，明早我们就……”

“不急不急，来来来，给你点了歌，”麦克风递过来，“我最爱这首，经典老歌。”

时颜硬着头皮唱完《两只蝴蝶》，见姓赵的笑眯眯，以为他终于肯签字。

他迟迟不拿笔，反倒拿住了她的手。

不仅如此，胳膊也同时挨过来，蹭她裸着的肩头。

他又给时颜倒了杯威士忌，杯口直接凑到她嘴边要她喝。时颜嘴角有笑，拳头却捏得死紧，仰头又喝完一杯。

赵老板非常满意，在她手背上拍两下：“你们年轻人啊，气色就是好，喝了酒更好看，红扑扑的……”

他手指头要往她嘴上去，时颜忍无可忍，咬紧牙，手腕运足劲，考虑要不要狠狠扇他个嘴巴子。

他手指离她嘴唇只有半厘米时，被人打断——

“砰”地一声，有人推开了包房门。

来人三步两步就走到时颜跟前，“你谁啊你……”赵老板没说完，领子一紧，被人揪了起来。

紧接着就挨了一拳。

拳头嚯嚯，赵某人的痛呼声在时颜听来分外动听，可惜容不得时颜多欣赏几声，转眼她就被闯入者带出了包房。

裴陆臣把她拽出夜总会大门，手还直抖，也不知是气的还是兴奋的。

时颜面上虽笑呵呵的，一副十分解气的模样，暗地里却已悄无声息掰开了他的手。

裴陆臣手心突然空落，总觉得少了什么，一见她笑，更是脑子发热。

“我碰你半截手指头都不行，那头猪摸你半天你怎么都没反应？”

时颜忽略他的怪腔怪调，从包里拿出半瓶矿泉水递给他。饭局混多了，矿泉水随身带着，兑酒防身。

“喝点水，消消气。”

“难道我裴陆臣还比不上不过一头猪？”

他仍不泄恨，她倒是优哉游哉：“裴少，嘴巴放干净点。拿自己跟个畜生比高低，挺掉价的。”

“你这女人，怎么可以……”

“谢谢。”时颜打断他，语调柔软。

他一时语塞，不觉看定她的脸。认识这么久了，第一次见她发自内心的笑。

裴陆臣神智未及反应，大门那边突然人影晃动——满脸是血的赵某人带人从夜总会冲了出来。

时颜慌忙将还在走神的裴陆臣拉低，两人一齐躲在车后。

柔软的身体就这样不经意地触碰，裴陆臣猝不及防，心头泛起一阵止不住的震颤。这种略显生涩的悸动，令他有种回到不谙情事的少年时代的错觉。

她似是感觉到他的心跳，等那些人往反方向追去，时颜立刻站起、退后，让两人之间隔出距离。

裴陆臣干咳一声，“他们一定会到你停车的地方蹲点，我送你回去。”

“不用——”时颜执意拒绝，却在瞄到他身后某一点时顿住，随即改口，“好啊。”

裴陆臣没弄懂其中猫腻，顺着时颜的目光回头，就看到个男人站在那里。

那男人站在几个醉男醉女旁边，更衬得抢眼。

距离有点远，面貌看不太清，身姿倒是极佳，气宇轩昂，派头十足，望向他们这边，目光悠远却带着压迫感。

裴陆臣觉得眼熟，想再仔细瞅瞅，可时颜已经开口催他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裴陆臣开车，时颜一路都在打电话，裴陆臣在旁边听，半句话都插不上。

心里认定她这是故意的，可裴陆臣也没办法，送她到家，裴陆臣道：“不请我上去坐坐？”

时颜沉默地解安全带。

“Goodbye kiss总该有个吧？”

时颜沉默地拉开车门。

裴陆臣头探出车窗：“我明天来接你？”

时颜头都没回，胳膊举高，挥一挥，也不知道是拒绝他，还是跟他道别。

冷感的女人，真是无趣啊……目送着她的身影直至消失不见，裴陆臣猛一踩油门，转眼间已驶出很远。

时颜回到家，席晟破天荒地抱着半个西瓜在看电视。

“我刚在窗台看到有人送你回来。”

高跟鞋往鞋柜里一丢，时颜赤脚过去，“小孩子别多管闲事。”

“到底是谁？他那辆保时捷911颜色可真骚！”

时颜暗暗加一句：他人更骚。

“裴陆臣？”

“你烦不烦？”

看来是猜中了，“你什么时候带他回来给我看看？”

“你对人家一大男人这么好奇干嘛？”

“我都吃他13盒顶级比利时巧克力了，能不好奇他长什么样子么？”

裴陆臣不是容易妥协的人，让他别送礼物到公司，他直接改送家里，结果全入了席晟的口袋。

时颜无意多谈，瞄两眼电视，“这什么电视剧？不好看，换台。”

“韩剧。不换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喜欢上韩剧了？”

席晟不置可否，只顾看着她，心思明显不在电视上，“你看这个演员，叫池城。”

刹那间，时颜被遥控器定格般一动不动，连目光都怔住。